

■ 山东好味道

如今，一提寿光，就是菜。其实，寿光鸡，名气不亚于寿光菜。在铺天盖地的银色蔬菜大棚包围中，红瓦白墙背景下的“三黑”（黑羽、黑爪、黑嘴）寿光鸡，至今仍是家禽界的独特存在——

寿光大鸡：凤凰思凡 筑巢慈伦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 王新蕾 杨国胜

2007年央视“春晚”，赵本山、宋丹丹、牛群表演的《策划》，讲述了一个公鸡下蛋的荒诞故事，讽刺了借“名鸡”炒作的现象。而现实中，还真有“名鸡”存在，比如寿光鸡。

“寿光鸡，过去比寿光菜有名，它与广东三黄鸡、上海浦东鸡、安徽固始鸡并称四大种鸡，曾写入中学生物教科书。”寿光市慈伦大鸡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、52岁的吴国桐对我们说。

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以养鸡出名。我们在《金岳霖回忆录》中也看到他这样写：“中国的大鸡种非常多。东北和山东有寿光鸡，江北有狼山鸡(即北京从前的‘九斤黑’)，上海有浦东鸡，也有养了多年而成为中国种的波罗门鸡，湖南有桃源鸡。”

寿光鸡，原产于寿光市稻田镇一带，以南慈、北慈、大伦村饲养的鸡最好，所以又称慈伦鸡，2010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。

2013年12月21日，记者来到寿光市稻田镇，听村民讲述寿光慈伦大鸡的古今故事。

“凤凰化鸡”传说

在慈伦一带，至今流传“凤凰化鸡”传说。古时候，有只美丽的凤凰飞经慈伦，发现此地有两条汨汨涌动的灵脉，在慈伦正北合二为一，上连天罡，下汇北海，闪烁着金色光芒。凤凰遂动了凡心，化成两只硕大美丽的鸡，飞入一伦姓人家繁衍生息。

“凤凰落在咱这里，那是有原因的。东边有一条白杨沟，西边下去公路是桂河，在大伦村后边交汇，南边和周围的水都淌过来，这里就是涝洼地，以前还叫慈伦洼。”在吴国桐的介绍中，正是这片涝洼地，吸引了凤凰落地。“小鱼小虾贝壳多，鸡最喜好吃这些。鱼虾贝类含钙高，利于骨骼发育，正是慈伦鸡格外高大的原因。”

“母鸡好好一窝，公鸡好好一坡。”在慈伦人眼中，种鸡是传家宝物，传男不传女。从事寿光鸡育种，养殖三十多年的伦九明说：“在以前，我们当地有一个习俗，种鸡实行封闭式饲养，姑娘走婆家、媳妇回娘家，进出都由族人严格查验，以防带出。所以，寿光鸡原种很少外流他乡。”

伦九明还讲述了一个故事。慈伦一户人家女儿出嫁后，生了孩子，娘家人备米、面去“送粥米”。女儿一看，竟然还有皮红蛋大的寿光大鸡蛋，心想父母终于给了自己种鸡蛋。满心欢喜之下，赶紧拿蛋去孵化，多少天过去了，鸡蛋没有任何动静。女儿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娘家送来的，是煮熟的鸡蛋。

“鸡比户皆畜，鸡卵甲他县”

寿光鸡存在历史悠久。早在战国时期，以齐国邹衍为首的新兴学派所著《周礼》中曾记载：“乃辨九州之国……正东曰青州……其畜宜鸡狗，其谷宜稻麦。”那时候的青州，将现寿光鸡产区包括在内，可见寿光地区养禽业在当时已占重要地位。

北魏时期，贾思勰撰写《齐民要术》一书中，记载了寿光鸡选育、饲养管理经验，着重记叙有“形大形小”两种，并描述“大形鸡不抱”等特点，还在“谷产鸡子法”一篇中，具体提到“一鸡生百余卵”，是我国古代有关鸡种文字记载最详尽可靠的资料。

清代《寿光县志》中记载：“鸡比户皆畜，鸡卵甲他县，皮有红白之殊，雄鸡大者高尺许，长冠巨爪，为一邑特产。”

“历史上，寿光地区盛行斗鸡，古城等地还设有斗鸡台，专供民间斗鸡娱乐。”据伦九明介绍，虽然寿光鸡早有名气，鸡场历史沿革却颇为复杂。

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人民迫于生计，优选优良种鸡的传统难以为继。建国初，大伦村有一位叫伦秀山的人，家中存养寿光鸡原种300只，可谓当时规模化养殖寿光鸡第一人。

1954年，利用伦秀山这300只寿光鸡为核心群，成立了寿光商业养殖场，



施馥寿

开始圈栏饲养。1958年，经农业部批准，成立国营山东省寿光慈伦种鸡场，隶属山东省农业厅管理。1974年体制下放，划归寿光市人民政府管理，易名为国营山东省寿光县慈伦种鸡场。2006年6月，改制为山东寿光慈伦大鸡有限公司。

1999年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常信，到慈伦种鸡场考察指导。伦九明对那一幕记忆犹新：“吴教授说了‘三个没想到’，没想到寿光鸡还有纯原种，没想到寿光鸡保存这么好，没想到寿光鸡生存条件这么好！”

一代养鸡人 难忘寿光大鸡鸣

“2000年，我收到了一封从南通寄到鸡场的信，署名是施馥寿。写信来说，十分怀念寿光大鸡，想要再听一听寿光大鸡的鸣叫。”幼年的吴国桐，曾在父亲工作的鸡场见过施馥寿。

“他搞了一辈子寿光鸡的研究，我父母都认识他，他是从上边派来的，大家都很敬重他。”吴国桐赶忙记录下鸡鸣声，将磁带寄了过去。

在学术网站检索寿光鸡，我们欣喜发现，竟然有施馥寿所写《寿光鸡随我南迁记》，载于1983年第2期《山东养禽》，讲述他自1976年因病退休后，带二公三母回南通继续研究的成果。

“1977年，三只母鸡全年平均产蛋161.75枚，高于同年北方原场大批平均产量。”面对这一发现，施馥寿进行了大胆猜测：“是南方气候助长了寿光鸡生产潜力的发挥?还是在饲养管理上还存在

在着不明因素?”

养了三十年的寿光鸡，施馥寿坚信传统的选育方式，“实践证明，按传统选育办法，能有效提高鸡种质量，只要科学的统一标准，坚持严格选育，可以提高种鸡的整齐度，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，就能赶超国际良种水平。”

“寿光鸡特有的耐粗饲，耐寒耐湿，抗病等适应性，和蛋大、不抱、肉味鲜嫩、蛋白浓稠，壳质致密抗震等优点，将远非外来品种所能比美。”寿光鸡的优点，施馥寿最为清楚，他坚信寿光鸡作为中国本土优良品种，有着外来品种无法比拟的特性。

文章发出后，刊物又特派专人访问，并发编后记。“施馥寿同志是1951年3月由华东农科院种鸡场聘请来山东……在山东工作的26年间，除先后主持济南、昌乐、寿光三个种鸡场的技术指导工作外，并对寿光鸡的普查、选育、提纯复壮作了大量研究。”

骨骼高大的寿光鸡，打起鸣来气势磅礴，有一种厚重的金属磁质声。走遍寿光千家万户，听了半辈子鸡鸣的施馥寿，对寿光鸡的情感是深切的。从南通到寿光，在那个物质匮乏、交通闭塞的年代，他在寿光一待就是26年，惟有高亢嘹亮的鸡鸣声为伴。

应重视保护本土物种

“寿光鸡属于中国传统的土鸡，生长周期长，所需要饲料多，成熟缓慢，出肉少，在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，肉食鸡更受重视。”伦九明说，“随着生活水平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开始厌倦了肉食鸡的‘饲料味’。寿光鸡，黑羽、黑爪、黑嘴，是典型的黑色食品，具有独特风味和营养价值，已重新被市场青睐。寿光鸡脂肪多，风味浓郁，适用于煲汤、红烧、白切等传统饮食习惯。”

红皮大蛋，是寿光鸡产蛋的一大特点；肉质鲜美，更使它成为潍坊馅饼的正宗原料。潍坊馅饼，是潍坊三大名吃之一，用独特工艺压出面条，并浇上鲜鸡汤，做馅饼，最正宗的鸡汤，就是由寿光鸡熬制而成。

一个优质本土物种的形成，是千万年来优胜劣汰的结果。在生物全球化进程中，地方物种的突围和保存非常重要。据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李益群介绍：“濒临灭绝的本土物种，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。很多优质本土物种，由于生长周期长，经济效益低，很容易被忽视。一个物种一旦灭绝，短时间内无法恢复。抢救性地保护纯种，是首先要做的。”而作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，寿光鸡是寿光特色，更是山东特色。保护本土物种，不仅关乎生物生态，而且关乎文化生态。

赵本山的搞笑策划是艺术作品。对于寿光鸡这种名优特产，确实需要积极推介和健康策划。



寿光鸡

李文亮 摄

■ 红色记忆

风动泉湖星夜长

——北京军区原司令员王成斌将军追忆济南战役

□ 杨芹 秋实

“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。”周恩来曾如此评价。“回忆起那场战役，打得激烈也让人自豪。”亲身参加过济南战役的北京军区原司令员王成斌将军这样说。在这位参加过济南战役的老革命眼中，济南战役是怎样的呢？

锋指泉城 授旗总攻

济南战役于1948年9月16日晚发起，战役打响时，王成斌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七连副连长，负责突破杆石桥门的主攻任务。

古往今来，江山易主改朝换代，济南几乎没有一次是被硬攻破城的。千年古城济南的外城墙高近十米，厚四五米，全是块石和两尺多长的大方砖，三合汁勾缝垒砌而成。将军在日伪时期的原有工事基础上，大加扩建，筑成了支撑点式的永久和半永久的城市防御体系，易守难攻。蒋介石命令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统率九个正规旅、五个保安旅和特种兵部队十万余人，死守济南。而我军部队对济南战役的动员口号是：“打下济南府，活捉王耀武”。

9月19日，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两万多人，在济南城西的商埠地区起义，脱离国民党阵营，济南的西线外围防御崩溃。商埠地区还有一些其他的国民党守军。商埠一丢，城里的守敌就不断地向城外打枪打炮，阻止解放军部队靠近城墙。至21日20时，各攻击部队全部肃清了商埠地区的残存守敌，从不同位置逼近外城，开始准备攻城。

锋指济南外城，兵临城下。9月22日18时，解放军东、西两个集团群，同时对济南城发起了总攻。

总攻之前，纵队司令员周志坚，政委廖海光来给各团的主攻连授旗，由七连将红旗插上济南城头。副营长兼连长任进贵接旗，传给王成斌，将最艰巨最光荣的登城任务，交给突击队。王成斌接过红旗时，三排长李天助带领全排高呼口号：“请首长放心，我们一定把胜利的红旗插上济南城头！”

因势而动 捕时突击

《孙子兵法》云：势者，因力而制权也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因敌变化而取胜。王成斌回忆起自己曾经斗胆几次违背上级命令“独断专行”的冲锋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9月22日18时，炮声隆隆，我军炮火开始攻



济南战役中的激战场面

击。预定的炮火准备时间是半个小时。当时王成斌和负责爆破作业的八班潜伏在靠近城墙、护城壕的那栋民房，担任突击登城的七班、九班蹲在房后院子里的战壕中，焦急地等待着登城信号。炮火打了七八分钟时，王成斌发现炮弹都是落进城里爆炸，几乎没有落在城头的，敌人全部龟缩在城墙上的单堡、暗堡里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时如果爆破、登城，时机最佳。若待炮火结束，团、营下令，敌人躲过炮击重新露头组织起火力，反而会给突击造成大的伤亡和困难，于是当场请示任进贵提前组织实施了爆破。看到墙体已经炸开，正是登城的好时机，王成斌决定让爆破班登城突击，发出信号，后面掩护的火力向两侧及纵深延伸，随之，枪声、杀声、手榴弹声四起。

带着一名通讯员，王成斌随八班刚爬上城头，先他一步登城的三排长李天助向后一歪，倒在他怀里，鲜血流了一身一脸。

刚把三排交给通讯员，站起身还没来得急拔枪，一个敌人扑到王成斌面前，一番肉搏之后终于将敌人踹下了城墙。紧接着，突破口上的又一名敌人从南边朝他扑过来，一头将他撞倒。天色将黑未黑，浓烟弥漫中，影影绰绰，还能看清是个胖胖的军官，非常壮实，敌人一边把王成斌压在下面，一边在滚打中将枪口指向了他胸前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王成斌一歪头，张嘴朝敌军官咬去，横着咬住了敌人日式盖盒匣子的长枪管。敌人想把枪管拔出去，手腕拼命一拧，没有挣脱，枪管在王成斌口中转动，“当时生生把我一嘴牙齿都搅

松了！”王成斌回忆道。生死大逆转往往就在一瞬间，趁敌军官想抽回枪管之时，王成斌腾出手抓到了自己腰里的匣子枪，枪口往前一撇，扣动扳机，几颗子弹钻进敌军官的胸腹。“当时是连发，我也不知道打出去了多少发子弹，他从我的身上滚了下去。”王成斌讲述那生死逆转的画面，历历在目。

打退城墙上敌人的反扑，王成斌把突破口交给指导员杨镜浩，又带着一排战友向右侧城墙上突破，先后炸掉三个大小地堡，其中包括守敌七十三师十五旅的一个营部。战史载录上就是短短的几段描述，实际上这一阶段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。天已经黑定，照明弹十几颗十几颗地连续升起，城上城下一片雪亮，子弹炮弹的弹壳乱飞，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，轻重火力构成密不透风的火墙，成群成群的敌人向突破口扑来。打到最后，负责巩固突破口的二排只剩下了三个人，二排长两次负伤，一条胳膊打断，仍在坚持战斗。好在，后续部队在不断跟进，突破口不断扩大。

18时20分，七连全部登城。

临危受命 布战二连

七连成功登城后，九连、八连陆续进入突破口，任进贵指挥九连、八连向内城攻击前进，命令王成斌收缩连队，带着七连稳定突破口，就地转为营的预备队保存起来，准备再战。王成斌把七

连撤到突破口右侧的城墙底下休整，清点人员，时间是晚上9点左右。七连战前是160多人，班排都是齐装满员的，可两个多小时的攻城战后，全连已经伤亡近半。

就在王成斌准备稍事休整一下时，营长派通讯员来找他，让赶快到团指挥所去。

团长告诉王成斌，二连连长牺牲，指导员和副连长都负重伤，让他接任二连连长，二连的副指导员吴喜善接任指导员。就这样，王成斌在七连当了一个多月的副连长，突破济南登上城头，临危受命，再次回到了二连。

这时，二连已经伤亡20多人，进攻受阻。

济南的城区不像一般城镇，民居相对密集，老百姓的房子一栋挨着一栋，部队齐头并肩地攻击前进，靠逐屋逐院地打通院墙、屋墙向前推进，速度太慢，敌人不可能对每栋房屋都进行防守，有些高大建筑坚守一下，部队挖墙攀上去，刚一接近他们就撤走了，费力费时，战果十分有限。于是王成斌向营长建议，部队还是应该形成拳头，选择有利地形，组织掩护火力，主要沿大街向前发展。营长有些犹豫，敌人的防御是沿街部署的，那样硬打，部队伤亡可能会很大，这么大的济南城，纵深战斗会持续很久，必须保持好有生力量。

这时，吴喜善说：“我认为王连长的点子很好，至少我们二连可以拉上去打一打！”连长、指导员意见一致，营长不再好坚持了。

王成斌和吴喜善商量一下，做了分工。吴喜善带一个排在前面突击，他自己带两个排在后组织火力掩护，二连沿着一条稍宽的巷子扑出去，向左侧靠到大街上，迅速向前发展着进攻。很快，向前打过一两个路口，后续部队也跟进展开了。陆军第九十二师战史记载：23日上午10时许，一一二团沿东、西双龙街发展至三和街以东和南风凰街、精忠街一带，并与九纵部队建立了联系。

街巷酣战 解放济南

攻入济南内城，一一二团二营沿着布政大街迂回到大明湖畔的山东省政府大院，那里是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的司令部所在地。距离大明湖大约还有两三个街道的时候，不少于一个营的敌人突然从左侧反击上来。

这时一营的攻击正面是一个右斜着的上形街口，一连、二连和营指已经越过街口，正朝右形的大明湖西南王耀武地下指挥所的方向发展过去。反击上来的敌人火力封锁了街口，狼嚎犬吠地扑向随后跟进的二连，企图从侧后抄了一营及一一二团进攻队形的后路。一连、二连和营指转不过身，二连立刻顶上去，沿着一百多米的横街，展开了济南巷战中最激烈的一场反反击战斗。这时王成斌才意识到，营长的先前决定是正确的。

·相关链接·

慈伦大鸡故事多

□ 新蕾 春阶 整理

寿光鸡，是寿光百姓多年辛勤培育的结果，群众对寿光鸡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寿光农村中，普遍流传着“妇女有三急：闺女、外甥、鸡”之说。在鸡场采访时，每个村民都能讲出不止一个与大鸡有关的故事。从小在南慈村长大，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的慈兰荣先生的回忆最为生动。

寿光鸡潜力大，能产大蛋。在上世纪60年代末，有只寿光鸡下了两个蛋，都是400克。因为鸡蛋大，下不出来，饲养员割了鸡肛，这两个鸡蛋都是双黄蛋。那只鸡，因为割了肛，好多鸡就去啄它的肛门，最后被啄死了。蛋壳，一直在慈伦鸡场厂长伦玉圃的桌子上放了好几年。

在上世纪70年代，南慈村一户人家，从慈伦鸡场买了十只小鸡。其中有一只鸡，尾巴格外大，像只大鸵鸟，显得“鹤立鸡群”。主人每天捉蚂蚱、虫子、豆虫给它吃，不久开始下蛋，都是三个一斤的双黄蛋，每隔三天下一个，这只鸡就出名了。生产队要去潍坊买化肥，大队会计说想用15元买那只鸡，送给农机站，好能多买几吨化肥。“甬说十五，五十也不卖！”这户人家拒绝了会计。没想到，三天后，这只鸡误食了老鼠药，一命呜呼。

寿光鸡有灵性，生命力更是顽强。在另一户人家，一只寿光鸡误食老鼠药。鸡有灵性，赶忙往家跑，主妇看出它的异常，赶忙把菜刀烧了，割开了鸡嗓子，把出东西洗干净，又拿针线缝合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将绿豆嚼碎了喂它，五天之后，它就自己满地跑着找食吃了。

寿光鸡善斗而不好斗。开春时节，大公鸡总爱领着一群母鸡在场院啄食吃。有时遇到另一支鸡群，两只大公鸡难免要比试一下，但寿光鸡不恋战。第一回合，双方对视，从眼神和体型上互相打量；若还不服，第二回合，俯下身子，头部靠近，上下抖动，左右抖动，基本就能分出高下；若真想斗，第三回合，用喙进攻，互相撕咬，两三次后，分出胜负，战败鸡就灰溜溜跑了。从此以后，战败鸡遇见胜利鸡，都要绕着走。

寿光鸡不怕老鹰。生产队种园子的老头，名叫慈介禄，他养着一群鸡，头领是一只寿光大公鸡。一次，天上飞来老鹰，人们就喊，“老雕来了！抓小鸡啦！”鸡能听懂人们的话，慌张地往园子里跑。眼瞅着老鹰就要朝一只母鸡飞冲过来，没想到，就在老鹰俯冲下来一刹那，公鸡跳起，爪子朝上，朝着老鹰“扎扎”叫起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老鹰无法靠近，只得飞走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村里以猪鬃为副业，名叫慈法德的村民，去潍坊送猪鬃，碰上一个平度人。他对寿光大鸡很感兴趣，拉来八头奶猪仔，送到慈伦鸡场，换了八只寿光鸡。

吴国桐回忆，寿光鸡扬名海内外。日本人到寿光鸡场参观很多年。1983年，日本人辗转联系到慈伦寿光鸡场。几个日本人见到寿光鸡时，马上点头哈腰给鸡鞠躬。说要用自己任何一个品种的鸡，来兑换寿光鸡，遭到了鸡场拒绝。

这一带已经是济南守敌最后负隅顽抗的地区，部署的都是最骨干的部队。敌人的这个反击行动非常坚韧顽强，火力几乎没有停顿，在烟雾弹的浓烟掩护中，一股一股的敌人从街对面的房屋里跳出来，抱着怀里的冲锋枪一边射击一边向街对面冲。他们的步枪作战时一般不上刺刀，这次全上了。有的冲出房屋一露头就负伤倒在了街心，仍一拱一拱地往这边爬。有十几个快步穿过不宽的马路，冲进了房屋，和二连的战士搏杀在一起，房屋里还有他们的人，火焰喷射器呼呼地喷过来一条火龙，瓦斯毒气弹一颗颗扔过来，到处烧起一团团大火，一片片哼哼唧唧的咳嗽声，热浪逼人，烟卷燎人。

差不多打了将近一个小时，二营在一营右翼攻入山东省政府大楼的前后，街对面敌人临时拼凑的敢死队基本打光了，反击的凶猛势头渐渐萎缩。这时，二连也伤亡过半，连轻伤员一起，还剩六七十人。

此后，敌人不再那么疯狂，二连暂时也没有力量冲过街道去，双方隔着一条十多米宽、密密麻麻躺满死尸的马路，陷入对峙状态的僵持。街对面的敌人不时地开枪一枪，扔出一枚枚烟雾弹。

僵持到下午5点多，敌人的反击已经有气无力，基本不打了，二连也仅剩50多人。大明湖一带的枪炮正在稀落，周围一些其他兄弟部队靠过来，开始从各个方向攻击街对面的敌人。营部的一个通讯员从上方街口的右侧跑回来传达营长的命令，说：二连保护了营、团的侧翼，任务完成，让王成斌收拢连队，跟着营主力继续向大明湖方向发展。

王成斌当时很不甘心，他觉得好不容易回了二连，不能一仗就把二连打光了，不能白打。于是王成斌决定还是打街对面的那些敌人。一番激战后，陆续继续抓到360多名俘虏，指导员吴喜善当场进行教育，他带着在外城投诚了解放军的一个班长当助手，现身说法，不到半小时，俘虏中许多人哇哇哭喊，160多人当即报名要求改投解放军。

等到营长返回二连询问伤亡情况时，王成斌报告说：二连还有200多人，具体人数还没来得清点。营长根本不信。王成斌回忆说，他和指导员吴喜善都没忍住，一个劲地乐。吴喜善把全连集合起来，请营长点验。

营长走到队列前，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先连连道了几声好，然后对着面前黄乎乎的一片大都身着国民党军装的战士说：“同志们，我首先代表华东解放军一一二团一营的广大指战员，欢迎你们加入解放军这个大家庭，今后，我们就是并肩战斗，一起向蒋介石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，一起解放全中国被迫压迫被剥削的兄弟姐妹们，帮助穷人翻身当家而共同战斗的战友！”

营长话头一落，队列里哗哗地响起掌声，有老兵带头喊口号，战士们热泪盈眶，跟着高喊：“打倒蒋介石！打倒反动派！我们是并肩战斗的阶级兄弟……”

当晚肃清残敌后，连队在大明湖畔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王成斌带着二连撤出济南城。在枪炮和硝烟中喧闹了整整七天的济南，终于又回归了平静。

(注：该文标题出自《王成斌诗词书法选集》)